

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

言而行進則無敵退則不窮身無纖介之憂國無毫髮之患也

無為之安公由簡易持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

二十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難一

德經

碧虛子陳景元纂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夫家國安靜易為維持及將傾危則難守

御衆心未兆易謀消滅惡狀已形難圖泯

絕孽芽柔脆易為破除枝幹既成難乎培
撫悔吝幾微憂虞易散凶咎已彰其災莫
逭古本作其脆易判或作泮

為之於未有

為謂脩除也夫家國未傾危衰心未萌兆

共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

治之於未亂

治者救也夫孽芽未成凶咎未著若救治
在先無巨惡之害矣嚴君平曰未疾之人

易為醫未危之國易為謀萌芽之患易事
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効之曰任車未
荷僅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顯高墮谷千人

不能安卵之未培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
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

為其敗之執者失之

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有為於欲利

也一繩制之及其為虎也執羣獸食牛馬

劍戟不能難羅網不能禁也故連滴之流
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

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三者猶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患不

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臺末
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稍

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

此明自性而生也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

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擬

丘陵之大惡可毀哉此明積習而成也又
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

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峻險途隘而可畏

路僻而多歧惡可還哉此明遠行不止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九層古本作

九成

則廢敗精神然而執有好名患至身失執
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意

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
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

寔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莊

子曰南海之帝爲儼北海之帝爲忽中央

之帝爲渾沌儼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鑒之日鑒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爲者

敗之之證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

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

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

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

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

聖人守自然而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

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真學故曰

復衆人之所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聖人以不欲不學爲
教者以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
敢造爲異端恐失其大本也

持之無敗者

蓄其未兆未

亂之後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者自脩中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

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悻悻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所爲無不成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

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貴清靖節儉世

俗貴貪濁奢侈是以世俗所不欲者乃聖

人之所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

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而失分內之真性

聖人守自然而學保分內之天和然世

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真學故曰

復衆人之所過也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矢鈎網罟
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刑格羅罟置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
持之無敗者

天下每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

蠹政爲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

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亂之後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者自脩中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

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悻悻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而智詐萌生將以導斯民於質朴而復自
然也此說古之有道以勸于今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

畏故曰難治也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

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矢鈎網罟

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刑格羅罟置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

天下每子大亂罪在於好智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必以權謀

蠹政爲事致民擾亂是國之賊也經曰智

慧出有大偽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亂之後無失宗法輔物自然古之善道也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者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爲道者自脩中誠

使道洽於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親

譽莫間也不欲明其教令使物欣欣悻悻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重申戒勸也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則

勇好敵禍來國失良由不能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夫事之所敗敗於有爲不爲何敗之有意

之所失失於有執不執何失之有是以聖
人措意不在乎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

寔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失莊

子曰南海之帝爲儼北海之帝爲忽中央

之帝爲渾沌儼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滿惟由他也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興用忠厚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爲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夫用智者害政蠹民爲國之賊以致亡身喪家是以爲不_五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澤民爲國之福以致榮鄉顯族是亦爲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古本作楷式楷考也謂

○考古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玄深也冥也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誠可去致黜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夫聖人之玄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然觀其迹似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然後入於自然之境而無所不然者謂之大順矣嚴君平曰愚智之識無所不克清天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深矣

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矣之能克列子曰堯治天下十五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疇教爾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謂玄德深遠乃至大順也善爲道者不逆於寡德量深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如水朝宗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

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以致也易云地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一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

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爲物所推讓於先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一身而

之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爲無求而百川自爲來也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瀆山赴江海而無還者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爲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智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無爲與萬物市譬夫谿谷爲卑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故能王而不休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將欲處人之上必先以其言下人者知滿必招損故言

則謙采名則孤寡而盛德日崇大業彌固

自然爲物所推舉於上矣

一

將欲首出庶物必須身謙言異退在人後

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爲物所推讓於先矣

逸萬民薄刑躬而厚教物民皆忻戴猶以

爲輕處物之前民得以治故人皆悅隨安

有所害哉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夫有道之君羣生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推

崇爲主而無厭倦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謙德化下下皆化而爲謙退也故聖人常

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心形既空物孰與爭

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之爲德早以自矜故江海以謙爲德而

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

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

不厭耳江海居下流聖王處謙卑俗尚強
某以唯靜爲不凡故次之以天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氏曰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

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也

皆謂我道
大似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獨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以

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

以久矣若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邪

莊子云老子謂王成紳曰夫巧智神聖之

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爲

貴久矣傳所謂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

可及也近之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雖我道虛無無所象似然有三行可以保

倚執持實爲修身治國之至寶謂下文也

古本作持而實之世人若遵守三行以

爲珍寶執持不捨何所不適河上公本作

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開元御疏曰夫體仁博施愛育羣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爲事始和而

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仁者必有勇不

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

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

成器用之長易曰見羣龍无首吉此所謂

大道似不肖也李約曰自下而行成而昇高

業就故得爲天下君長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今世俗則不然所謂肖者則與道反矣皆

棄捨慈仁將爲勇義負氣輕死以陷物則

過涉滅頂之凶矣不能愛嗇節用復爲奢

泰貪求廣費斂掠不足必致傷財害民則

反招匱乏之患矣既而飾智以驚愚脩身

以明汎好處物先耻居人後進無謙退之

心動有剛強之志繼而不止則犯上作亂矣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乃致喪家亡身故曰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夫主將用慈則撫養士卒可無敵於天下矣且

慈兵入於敵境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
積聚不焚室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
慈親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
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固
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
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
人民也道大似乎不貴德信誠如不武故次之以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士將士也夫善爲將士者體慈仁用德義
誅暴亂振困苦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

善戰者不怒

夫善臨戰陣一者雖有甲兵不得已而用之
苟在應敵二非樂殺人也以悲哀泣之喪禮
處之豈憑忿而好戰哉

善勝敵者不爭

夫善勝者在德不在爭師克以和和則善
勝不以利動因勢而取也如魯仲連之吟

嘯熊宣僚之弄丸善勝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善用者以謙不以力悅以使民忘其
勞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
師之臣則跪而受餚行而推轂先之以德

而後用其力者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也

夫善爲士善戰善勝善用者常柔弱不
爭謙以自牧物竭其能人盡其用豈非不
爭之德用人之力乎彼唱如此我和如彼
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不言而四時行可
以配天而代天治物是古道之極致者也

不爭之德法在用兵故次之以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故舉古之
軍志以明申誠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兵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聖人之兵不得
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所以常爲客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幾近也寶者身與位也輕敵謂好戰於外
無備於內也好戰於外猶有勝有負無備
於內則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

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
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自無征伐矣
又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
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
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猶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止敵不行

殺心也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
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
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
凶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則告之以文德示
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
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
遠退干戈戢藏雖有執持之儀而無兵可
執故曰執無兵

天下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

何者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一家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小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志士不忘脩身即神悅而天樂矣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云幾喪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爲喪矣所亡未大故曰幾喪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衷誠之謂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良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兵成輕敵其言易知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

言有宗事有君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

無事爲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肖也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無於神明常處其在言默之間甚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無於神明常處其在言默之間甚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嚴君平曰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又非我之才薄而不足爲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者蹈於情欲終世溺於所聞神氣不我安而心意不我然也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夫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稀少疎闊矣得是道者萬物尊之故曰則我貴矣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言法則我者貴矣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

衆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褐裘也賤者之服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夫聖人內蘊道德喻懷玉也外無文采喻被褐也是以內雖昭曠外若愚昏珠藏蚌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經曰爲無爲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通言則不繁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能知者下士也下士欲惡滑潛但見邊徼多惑於有爲好攻爭異端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於虛無之道黜聞而不知茫茫而莫行也

十三

言有宗事有君

卷一

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宗本也君主也夫

百家之言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

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矣萬緒之事事

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

無事爲君主矣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

肖也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無

於神明常處其在言默之間甚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無

於神明常處其在言默之間甚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

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

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

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

大笑之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

肖也嚴君平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無

於神明常處其在言默之間甚易知易行邪嚴君平曰故其明不我見其聰不我

聞是以深言反而受

胎玉蘊石間天下莫能知則我道貴矣

妄知聖人無知故次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

上也中下之士受氣昏濁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

爲知之是德之病也莊子曰不知深矣知

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真知妙本洞達杳冥是以六通四關上下無常恍然無心釋然無累而又常患世俗妄執強知之病動入死地往而不返者良可歎息此明聖人慈心獨能病患世俗有此強知之病其於聖德何病之有則

是真知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聖人者能知無知達道之機損聰棄智

實無世病慈仁哀憫能病衆生之病者以

其自無病也使其有病又安能病衆生之

病哉莊子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先能正己然後能正羣生

猶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也

強知失道而冒以民不畏故次之

寬柔其懷使靈府開豫神棲於心身乃存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則大威至矣大威

謂死兆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夫人立身以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

而不畏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

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

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

也樂高安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

已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

於遠

古本作狎習也所居謂所處也言畏慎之

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清淨自守

卑退自持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畏慎之

深也開元御本作狹者謂寬其所居之處不可強梁自處在乎和光容衆不迂於物也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

十六

寬柔其懷使靈府開豫神棲於心身乃存

無厭其所生

厭惡也道所生形故曰所生夫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畏道畏天則可永保

元吉若縱其欲厭道慢德禍不旋踵矣舊

說身所生者神也人由神而生所生謂神

也神明託虛好靜人能洗心息慮神自歸

之若嗜欲躉神營爲滑性則神氣散越而

生死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

道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夫獨畏道畏天之士惟精惟一造次必於

是顯沛必於是安有厭惡怠惰之心是以

天道寡祐降之百姓是故交相保愛而不

狀惡也開元御疏曰惟精惟一者尚書大
為謨辨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

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難一

夫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省己心原
自知善惡潔雪滌除使塵垢不入其舍是
之謂自知也既而體道淵默晝夜勤行不
貢荷才能爚亂於物忍其違理失當同乎
不畏威者也

○
自愛不自貴

聖人葆愛其身知身乃大道之所生不縱
嗜好狀惡急情傷於至理虧損形神是之
謂自愛若乃貪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肆情
性之所安耳目之所娛自貴而賤物是神
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豈畏慎於細微
者也

○
故去彼取此

若去彼自見自貴之驕縱取此自知自愛
之畏威得尊道奉天之理天道不厭惡於

人是故威罰外消生道內足也

不為鳥獸
務於勇毅

故次之以勇
於殺則殺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 難二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決為勇必果為敢夫剛毅之人無所畏

忌見威不懼必果無迴恃其兇頑便施誅
戮故曰勇於敢則殺夫懷道之士謹於去
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為不為殺
傷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以慈為實而不樂殺人也死者
人倫之荼毒含生之類皆惡之勇於果敢
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
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
今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
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之為
不善於幽闊之所忍得而殺之此雖大聖
之葉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若乃宥而赦